



北国风

插柳

□蒋蓁

小学五年级时,随父母到“北大荒”插队,带了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经常翻看,由此喜欢成语。

一次,看到一个成语“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觉得很有意思。这是我当时看到最长的成语。对仗工整,词义很美。只是心里总是嘀咕,栽花可以理解,那插柳就是栽柳树么?怎么插呀?

插柳是农忙后的闲情。春夏之交,绿草如茵,学校组织我们种柳树。地点是学校后操场。围着新建教室和扩大的学校操场,种一圈柳树,作为校园的“园墙”。

我十分好奇,想看看树苗什么样。原来种过松树,那小树苗非常可爱,也很珍贵。这柳树苗什么样呢?

来到了学校东侧的树趟子边,一条小水沟,里面泡着几捆柳条。每根都在一尺多长,不到一公分粗。每捆直径二十多公分。一头在水里,一头露在外面。我看不懂,这和种树有什么关系。

老师要大家拎起这些柳条捆,到新操场边上。有人事先已经挖了一条小沟,土在沟边堆成了一个垒台。只见老师拿起一根柳条,把粗的那头朝下,斜着插进土里,柳条只露出一半在外面。老师说,这就种完了,大家就这样种。一定要种成一条线,统一角度。

今天走进早市,忽然发现有卖黄花菜的,一下子把我给吸引住了,这可是最好吃的野菜了。我左看右看,就是不愿意离开,往事像潮水一般冲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黄花菜学名叫萱草,又称之为金针菜、宜男花、谖草、安神菜,古名为忘忧草。据《诗经》记载,古代有位妇人因丈夫远征,遂在家栽种萱草,借以解愁忘忧,从此世人称之为“忘忧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黄花菜还是母亲的代名词,是中国的母亲花。

想当年我的老家小河东村,南甸子上就生长着黄花菜。记得小的时候也就是60年代,我才十几岁,母亲就领着我采黄花菜,每次采回来都舍不得吃,把它晒上,晒干了存放起来,留到冬天没菜的时候或者家里来了客人才肯吃。进入90年代,村里那片野甸子早就开垦成耕地了,从此黄花菜就绝了种,母亲再也吃不到家乡的黄花菜了。

我问卖黄花菜的人在什么地方采的?她告诉我,在渡口的北侧,所谓的渡口,就是富裕县通往甘南县经过嫩江因没有修桥需要用船摆渡的那个地方叫渡口。渡口在富裕的西北侧,距离县城二十多公里。虽然很远,也要亲自去一趟,采一下黄花菜。

7月1日那天凌晨,我开着车到嫩江边去采黄花菜。凌晨三点多,天刚放亮我就出发了。为什么去得那么早,据卖黄花菜的人说,因采黄花菜的人特别多,去晚了可能就采不着了。

车行驶了半个小时就到达了渡口,渡口的北侧嫩江的东边有一条水沟子也叫江叉子,有四五公里长,30多米宽,弯弯曲曲像一条巨龙把江边一望无际的草原给分隔开了,围成一个小岛。有人称之为“黄花岛”。沟子南侧有一处最窄的地方10多米宽的浅滩,枯水期水不到一尺深可以过车,也是去岛的唯一通道。

到了黄花岛,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岛上弥漫出一团团雾气,挡住了视线,只能看出十几米远,我只好把车

停在路旁。这时的太阳离开地面有一杆子多高,它的光线已被雾气给收了起来,像一个红灯笼挂在天边。

不一会,雾气渐渐地消失了。太阳的光从微薄的云层中射了出来,整个岛上焕然一新。

绿绿的青草,迎着温柔的晨风,东倒西歪地伸展着腰枝,叶子上的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黄花菜生长在草丛里,比草要高出一节,一朵朵金黄色喇叭筒花被露水滋润着,开得笑盈盈的;草丛里还长着不规则的柳树,有一房多高,远看像一把把绿色的遮阳伞。空气里湿润润的,芬芳的黄花散发出浓郁的清香,呼吸起来让人感到格外清爽。

不远处的空中传来“叽叽,唧唧……”鸟鸣的声音,听得出来那是百灵鸟婉转悦耳的叫声,像是歌唱家在演唱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又像演奏家在吹悠扬悦耳的笛子。时常还能听到草丛里野鸡的叫声和泡子里各种水鸟的叫声,这些声音交汇到一起,如同演奏一场自然交响曲。我不仅能采到黄花菜,还能享受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心里美滋滋的。

我换上一双农田鞋,拎着一个旧花筐,向盛开着的黄花菜走去。摘下第一朵黄花,轻轻地放到筐里,恐怕把花碰坏了。黄花菜的根部都有密密麻麻的叶子,在叶子中间长出一根或几根长长的茎,每个茎上面都有十几朵花或花骨朵。我采完一棵再采下一棵,不到两个小时,就把花筐采满了。

这时的人越来越多,有开轿车的,有骑摩托的,有开四轮车的,还有骑自行车的,他们不都是来采黄花菜的,有的是到沟子边野钓;有的是几位朋友聚到一起来野游;也有的是一家人到树底下搭个帐篷野炊。他们都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我看了看还是采黄花菜的人多一些,数一数有二十多个人。和我见面打招呼的多数都是附近村屯的村民,也有县城退休的老干部。他们采黄花菜有的是自己家吃,有

的是为了卖钱。我遇见一位中年妇女,她头戴一顶长舌帽,还围着一条白纱巾,把脸和脖子都包裹起来,是为了防止蚊虫叮咬。身上系着一个带布袋子的围裙,采下来的黄花菜往布袋子里放,猜测她一定是经常采黄花菜的人。我和她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已经采十多天了,每天都采二十斤,上午采,下午到市场去卖。刚下来的时候,每市斤都卖十多元钱。她还说:“黄花菜是天天采,天天有,花和大一点的骨朵采没了,小花骨朵又出来了。陆续能采两个多月时间,每年仅采黄花菜就能收入五六千元呐。”

小小的黄花菜确实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很大的收入,听她说他们村里有两个贫困户就是靠年年采黄花菜和采蘑菇卖钱脱了贫。

我把采到的一筐黄花菜,放到车里,连家也没回,直接开往我的老家小河东村。小河东村距离采黄花菜的地方有70多公里,按理说一筐黄花菜值不了几个钱,可意义非凡,它可是我亲自采的。小时候家里生活贫困,没有菜吃母亲靠采黄花菜卖钱,维持生活。如今她年龄大了,我要让她吃到儿子为她采的黄花菜。

我把采到的一筐黄花菜,放到车里,连家也没回,直接开往我的老家小河东村。小河东村距离采黄花菜的地方有70多公里,按理说一筐黄花菜值不了几个钱,可意义非凡,它可是我亲自采的。小时候家里生活贫困,没有菜吃母亲靠采黄花菜卖钱,维持生活。如今她年龄大了,我要让她吃到儿子为她采的黄花菜。

当我把一筐黄花菜交给母亲时,母亲顺手拿出两朵,仔细地看了看。问我哪买的?我告诉母亲这是我在江边采的。母亲高兴地说:“这可是‘金针菜’啊!我有三十多年没吃到这个菜了,它不仅好吃,还有药用价值,可清热利湿,养血平肝,补血通乳。黄花菜还能健脑,抗衰老,抑制癌细胞生长,抗抑郁,改善睡眠等等。”母亲说出一大堆它的功效,还叮嘱我说,常吃黄花菜对身体有好处。

我拉着母亲的手说:“只要你想吃,我就去采,吃了黄花菜,保你活100岁啊。”母亲听我这么一说,笑得合不拢嘴。

大庆的麻雀

□任青春



扫码倾听有声版《大庆的麻雀》诵读/刘延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庆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油气味,厂矿区道路时常有一些残油遗落,大烟囱排放出浓浓的黑烟,天长日久,房屋、树木都是黑的,麻雀也变成了黑的。麻雀是东北的常客,一年四季在这里,默默地承受着污染。

我姐姐家那时住萨北,姐夫是采油三厂电焊工。我有一年寒假去度假,姐姐夫人都去上班,我闲来无事,在家属区后面转悠,看到这里麻雀特别多,成群结队地飞来飞去,一忽儿落在电线杆上,一忽儿落在地上,一忽儿又落在树上。我感觉麻雀长得比我老家那边的小,而且颜色黑黑的,特别难看。不过我还是手痒痒了,想捕获点,晚上给他们改善伙食。于是,我找来一个筛沙子的长方形筛子,在一边系上一条绳,绳子长长的。我找一块向阳坡,用笤帚扫去白雪,露出一块黑黑的土地,撒上谷子。我用一根棍子支起筛子,棍子另一头拴着绳子,远远的我趴在地上,抓着绳子。我看到那些黑黑的麻雀不知是计,蹦蹦跳跳地来到筛子下,起初也东张西望了一下,起码的警觉还是有的,但饥饿和食物的诱惑最终让它们放松了警惕,于是,集体哄抢谷子。关键时刻,我拉动绳子,麻雀还没有反应过来,筛子就倒下了,麻雀被扣在里面,成为了“阶下囚”。我过去一抓,大概能

有二十多只。我把这些活麻雀带回来的时候,姐夫正好下班回家,看到我的帆布兜子,问我是什么?我说了原委,姐夫脸色就暗下来了,让我赶紧放生。我望着他的脸色,不情愿地放飞了所有的麻雀。晚上吃饭时,吃着冻豆腐炖咸菜,姐夫说,以后不要捕杀麻雀,小动物也是生命。后来我听说大庆油田许多人都不捕鸟和其他动物,他们宁肯吃糠咽菜也不想饱那样的口福。相反我感觉很惭愧。因为在家的时候,年少的我也偶尔用铁丝打鸟,尽管不多,一只或几只,但毕竟是打了。自那以后,我就把铁丝都埋在了地下,再也不打鸟了。

一晃几十年的时光过去,现在油田的生产工艺大大提高了,环境污染得到了彻底的治理,生产一线再也没有大烟囱排放浓烟了,空气中也没有了油气的臭味。大庆成为适宜人居的城市。大庆的麻雀也跟着变了,脱去了黑色的燕尾服,换上了带麻点儿的花外衣。我始终记得当年的麻雀格外的阴郁和沉闷,每天发出让人讨厌的怪叫,似乎要自己不满通过这不祥之音向人类发泄出来。现在的麻雀声音婉转悦耳,像是在歌唱着自己的喜悦。

时代发展了,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增强了。大家自觉抵制餐桌上的残忍,不对野生动物下手。

不过,也有极少数人为了一己之利向麻雀伸出黑手。他们用铁丝、铁丝、毒药、粘网等工具捕杀鸟类和其他动物。就说麻雀吧,他们把弄死的麻雀拿到市场上卖,拿到饭店去卖,少则几十只,多的上百只、上千只。他们为了自己私利,残酷地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弱小生命。

大庆的正义之士毅然出手,成立了鸟类保护协会和鸟类摄影协会,这些志愿者和摄影家拍下了他们捕杀鸟类的罪证,在《黑龙江日报》、《生活日报》、《大庆日报》和《大庆晚报》上予以曝光。公安部门和林业部门联手,共同出击,对危害鸟类的不法之徒进行打击。这些人,有的被经济处罚,有的被送进了班房。大庆作为全国文明城市,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就要提高,麻雀虽然是很小的一种鸟,但它却体现着市民的道德素质的高低与否。

现在大庆的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被誉为“绿色油化之都,天然百湖之城”。历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这里建成了宜居、宜业、宜游的环境保护型城市。龙凤湿地架起了桥,对湿地加大保护力度,扎龙湿地和龙凤湿地成为水禽的家园,大庆也成为麻雀和其他鸟类生活的天堂。这些小小的生灵与大庆市民相依相伴,共



自由自在的麻雀。

同生活在同一片蓝天。它们穿着漂亮的“豹点”服装在空中自由的飞翔。它们欢歌笑语,飞遍了大庆的百湖,把喜讯传遍四方。看到大庆的麻雀,就

感觉到今天的城市和乡村,才真正是人与鸟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堂。它们和我们一样,也是这座城市和这个地方的主人。

故乡鱼事

□贤哲



故乡有一条美丽的嫩江,村中央还有一条小河,江河里鱼很多。无论冬夏,每天刚蒙蒙亮,总是被在当街上那“卖鱼啦卖鱼啦”的叫喊声,从甜蜜的梦乡吵醒。

从记事起,冬天,农闲猫冬,很多男人女人就会乘兴去封冻的江上凿冰捕鱼。他们一律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捂着狐狸皮或狗皮帽子,戴紧熊掌般的大厚毛领子,脚蹬一双笨重的毡毛靴子,滑稽可笑的样子,跟笨狗熊实在差不多。别看武装得这样笨重,可他们在晶莹的厚冰上挥动大镐头刨起冰来,或举着重重的锤子,猛砸那扎进冰层的锋利冰钎子,能比九牛二虎之力,毫不含糊又干净利索。使劲儿地刨上一气儿,就开凿出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冰窟窿,随即就从冰窟窿里不停地往外翻出白色的水汽,与开凿的人身上嘴里冒出来的汗气热气,混合成一缕缕虚无缥缈的云雾,勾画出一道北国冬季独特的风景。当然,冰窟窿里随着水汽出来的可不仅仅是水,更有大小不等数量不一的鱼,就像变魔术一样,从冰窟窿里接二连三地冒出来。鱼在冰面

上,像烙饼那样艰难地翻几个个儿,就停在路旁。这时的太阳离开地面有一杆子多高,它的光线已被雾气给收了起来,像一个红灯笼挂在天边。

不一会,雾气渐渐地消失了。太阳的光从微薄的云层中射了出来,整个岛上焕然一新。

印象中,那年大暴雨江河涨大水,雨过天晴后,村后的大草甸子有一处低洼地,水无法及时回归江流,沉淀成一个及腰深的大面积的水泡子,不知是谁的慧眼发现了这个泡子里有鱼,消息不

胫而走,眨眼传遍全村。最过瘾的一次捞鱼,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捞鱼,就发生在这里。我们带着捞鱼的家伙来到奇迹般的水泡子时,水泡子里和岸上到处都是人,岸上的忙着捞鱼,水里的就是连抓带捞地往出弄鱼。妈蹲在岸上等着,爸带着我们,像戏水的鹅冲进泡子里。浑浊的水刚没过我的腰,水底也没有那些棱角分明的扎人石头,我甩开膀子,麻利地操纵着手中的网兜,捞起来。混水摸鱼真容易,根本不用费劲儿,一网下去,就有好几条一尺多长的大鱼“扑棱”在网兜里。趁它们没蹦回水里之前,我迅速地把它们甩到岸上妈的脚下,回头赶紧又丢下网兜。就在猛捞时,还总有鱼在水里滑溜溜地撞我的双腿,有时被多条鱼冲撞,水底溜滑,我几乎站不稳,总有要摔倒的感觉。

所有其他的人,也都是这般地捞鱼,不知究竟水里的鱼有多少。直到天黑,家家都捞了好几麻袋,觉得也太够用了,才纷纷收网回家。

每当回忆起那次捞鱼的盛况,我都兴奋不已。我想,如果那时物资流通像今天这样方便快捷,辛苦一天捞的那些



河套里捉鱼。



扫码关注北国风副刊